



力，把大家组织起来。”“还要敢于改革探索。”他觉得大学校长更像企业家。“大学随着形势发展，它不断变革，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气魄。”

对时下所流行的“发展模式”，王树国有一种“警醒”。“叫不叫一流大学、一流学科，这种文字的变迁没有太大实际效果。真正重要的是下放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区域不同、文化背景不同、大学学科分类不同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发展招数。应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。比如人才培养有什么亮点？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？”

王树国强调，中国高等教育最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大学和社会有些脱节。大学一定要主动融入社会，如果大学只封闭在校园内，所创造的知识、培养的人才、产出的研究成果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，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所边缘化，大学应该有危机意识。

他说，一所大学如果是中国一流大学，那么在中国各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，就一定要有你的贡献，如果没有，就不配称为中国一流大学；如果是世界一流大学，那么就一定要在世界范围重大事件中有你的身影和贡献，如果没有，就称不上是世界一流大学。

他把创新的主战场拓展到全球视野，很多琐碎的问题自动化解了。每一位师生都有可以成为一块创新的沃土。

有时候是我们创造出来自己的束缚，创新则是从这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创新港的力量源自这种宝贵的自我认知、自我反思和开拓突围。

王树国制定了新的目标管理制度，让老师们每年报贡献：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哪方面都可以。

他希望大学找到真正的自信。“我们没必要局限于头衔或标签，不要把‘帽子’看得过重，它只是一个岗位，这方面有很大改革和进步空间。”“大学应该心无旁骛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。如果做出突出成果，就给其资源，这样就

导向在于工作上。”

创新港在朝自己的局限性发力，反而迸发出一股生猛的活力。

2020年6月4日，王树国校长和张迈增书记一同试坐地铁五号线电客车，从创新港站上车，到创新港站下车。两位忘我开拓的教育者，有一种勇立潮头的青春气质。

他们面前要突破的题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：如何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？

“大学要跟社会真正融合。”王树国说，“创新港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创新平台。之所以没有叫交大新校区，而叫创新港，打破的不仅是物理围墙，更重要是意识到大学是社会一个组成部分。”

“像现在华为对5G的研发、投入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，哪是一所大学能比拟的。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已不复存在。我们要向社会学习，向实践学习，这是我们建立创新港的初衷。大学要了解社会、深入社会，进而去服务社会、支撑社会，实实在在对社会有贡献。未来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、孤立的个体，那种孤芳自赏应该摒弃。”

创新港打破了学科之间界限，并且引导老师们去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，其所在学科领域发展最好、最具引领性的前五名是谁。“你是否身在其中，如果没有，当作何解释？还要关注你所在领域服务行业的前五名是谁。这当中是否有你的贡献？”

“我们现在办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，面向所有学科学生。未来，本科生在完成基础课学习后，可能大二大三就会进入实践阶段，真刀真枪去磨练，培养对科学技术的兴趣。大量领先企业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会带着课题进入学校，对学生双导师制培养。”

“我们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储能专业，如果不深入企业调研是提不出这样的思路来的。我们把创新港称为西交大的‘二次创业’，未来挑战也来源于此，即思想解放与否，能不能提出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，让企业知道你有可合作之处。”